

## 寻觅意义：南京多闻论坛随感

我想我是有些虚无的，尤其是在一个“文明过了头，而文化浅薄多了”的喧哗时代，面对繁琐的科层制管理，感觉生命不是在填表中度过，就是在准备填表中度过；来自教委的、学校的、学院的层层监控，犹如置身全景监狱，无所逃遁；讲台下六七十人的研究生，我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研究什么，思维互动在哪里？同学同事间，经常会听到一声叹息——“写这些垃圾有意思吗”，亦或被淹没在牢骚的唾液中。有时候，我很想念读书时听来的那句复旦民间校训——“自由而无用的灵魂”，我是如此渴望那种以读书育人为乐的状态，它不是强迫性的结果，而是源于我发自肺腑的愉悦，单纯的喜欢。所以，我经常追问自己，人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，为教书和治学这位伊人消得人憔悴的价值究竟何在？我是边沁功利主义的拥趸者吗？我只能说，自己是幸运的，荷戟独彷徨时，遇见了多闻这个群体，逐渐找到了可以互相取暖、坚守理想的生存方式。

我结识多友，往往是先见其文，再见其人。鸡蛋吃了，倒并不需要见下蛋的鸡，但是机缘巧合，你见到了，心里自然是一番欢喜。最早听闻刘兢大名，是因为胡冯彬这位新多友告诉我，当日与刘兢同台竞技博后开题报告，结果甘拜下风。立即找来他的文章看，文风大气，想来人也应如是。果不其然，这次南大论坛，拜读其论文，获益良多，既是鸡蛋里挑骨头，亦是审视自己著文时的论述思路和论证方法。互动环节时，北大才女许静老师提醒我要注意以费正清、哈佛学派的研究动机，即为美国政策服务，我接受这个提醒。只是，我当时是在解读刘兢兄何以要梳理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的中国议题，局外人站在庐山外旁观了中国什么问题，局内人又靠经验与观察求知到了什么？研究者的叙述意义何在？我以孔飞力为例，试图寻找治学的较高境界，我想这一点在李老师的“文人论政”、“报人报国”的点题中，都能体会到。我觉得需要经常问自己：“我们的知识关怀的最终归宿究竟是什么？”



扬州分会（横布条）



所有人都穿白衫

黄月琴老师的《为“弱者”的传播：赋权理论评书与展望》正应了我以上的思考，以后要认真拜读她的文章。多闻论坛好似一篇极好的文献索引，它让我发现诸多新视野、新问题和新同道。整个行程中，我与艳红未交流一字，但文章却是喜欢已久，她的文与人实在反差太大，人柔而文刚。理论于我而言，吃多了即消化不良，我最多只能从经验出发，发现一个问题，运用一个理论工具帮助我深入理解研究对象，one question, one method, one theory，而艳红的演讲，在我看来，是要用扎根理论的质性方法建构“数据新闻”的理论框架，这么柔美的女子居然会如此陶醉于理论的深奥与逻辑的推演，让我着实看到了一种冲突美。红涛的中英文论文，我几乎是篇篇阅读，不仅自己看，还要分享给周遭的朋友与学生看，大家一起唏嘘，既然此生有涯，穷其后半生也写不出此等文章，就不要再辛苦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各自散去享受人生吧。演讲时，他多次有技巧地“耍赖”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再给我三分钟，我讲完”，“给我一分钟，回答这个问题”，我暗自思忖，他脑中有闹钟，还是中了量化研究的魔法？丽丽和章平是旧知，只是此行有了新认识，自信从容，不疾不徐间将各自的研究娓娓道来，因为是“靶子”论文，只是初稿，不得不面对大家的建议，这点是我害怕的，我接受不了过多的批评，会有强烈的面子意识，而她们一开篇即有“让子弹飞”的勇气，大有共产党员王成“向我开炮”的革命豪情。

会议当晚，来到扬州，大家车马劳顿，但多友们依然兴味盎然地介绍各自的研究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这群学术朝拜者宁可辜负这月上柳梢头，也要人约黄昏后，茶酣耳热讨论至深夜，着实让我瞧见一种对学术的虔诚态度，一种不计得失、不问结果的诚挚热爱，这或许就是坚守学术的意义吧。



这张



两人照

其实，在这份纯粹的执着之外，多友间的情感是最值得回味的，每次大家分别后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，“你到家了吗？辛苦！”“你更辛苦！”这样的对白再熟悉不过。在这里，我不想把多友的名字变成菜谱，给大家报一遍。只是要特别感谢城大、南大提供好吃好喝的机会，感谢郑欣、红军、王蕾、丽丽、辰瑶和光锋，为了大家的聚首，会前经常忙碌至近午夜

时分，整个行程，温情周到，还有南师大车队的司机师傅们，山冰、张宁、邹军、正林几位老师。牺牲小我，成全大家，这才有暮春时，而立、不惑几十人，求师问道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！

上海大学沈荟